

北史（五）

李延寿 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内容提要

《北史》纪传体的通史，与《南史》一样作者都为李延寿。有本纪12卷，列传88卷，共100卷。共80卷，有本纪10卷，列传70卷。记事起于北朝魏道武帝登国元年(386年)，止于隋恭帝义宁二年(618年)，包括北朝魏、齐、周和隋四个封建政权230年的史事。《北史》和《南史》都是记述南北朝至隋历史的《宋书》、《南齐书》、《梁书》、《陈书》、《魏书》、《北齐书》、《周书》、《隋书》等8部纪传体断代史基础上修成的。它们是对八书的成功改编和成功的再创造。《北史》和《南史》打破朝代体系，把这一时期分成南北两个部分，分别撰写出通贯各朝代的通史，编成互相联系，互相配合的两部书。把整个南北朝到隋统一的长阶段历史，完整地溶洽，从而克服了史实断裂、重复记载、难于剪裁、卷帙繁冗、不便阅读等诸多弊病，且以简明方式记述具体事实，给读者提供全面系统的历史知识。从而有利有比较出各朝代、各历史时期的不同特点，准确勾勒的历史形势和历史变化趋势，体现历史发展的本质特点。另《北史》和《南史》如此篇修，也有利于中华民族历史的总体中启发人们历史思考，消除南北长期分裂、隔阂，培植天下一家的统一意识。但二史未能制出有关南北关系的年表来，体现作者缺乏总揽全局的观点。对于南北各代的变异，作者交待也很不明确，不能很好地达到司马迁“通古今之变”的要求。

。

书 名：北 史（五）
作 者：李延寿
出 版 社：中国电影出版社
书 号：ISBN 7-106-02306-X
版权所有：北京焜子工作室北京牛马文化
类 别：典藏二十五史
出版时间：2005年6月
字 数：26万字

卷第四十一

列传第二十九

杨播 子侃 播弟椿 椿子昱 椿弟津 津子遁 逸 谧
 谧弟愔 燕子献 郑颐 杨敷 子素 孙玄感 素弟约
 约从叔异 敷叔父宽 宽子文恩 纪

杨播，字延庆，弘农华阴人也。高祖结，仕慕容氏，位中山相。曾祖珍，道武时归国，位上谷太守。祖真，河内、清河二郡太守。父懿，延兴末为广平太守，有称绩。孝文南巡，吏人颂之，征为选部给事中，有公平誉。除安南将军、洛州刺史，未之任，卒。赠本官，加弘农公，谥曰简。

播本字元休，孝文赐改焉。母王氏，文明太后之外姑。播少修饰，奉养尽礼。擢为中散，累迁卫尉少卿。与阳平王颐等出漠北击蠕蠕，大致克获。迁武卫将军，复征蠕蠕，至居然山而还。及车驾南讨，假前将军，从至钟离。师回，诏播为圆阵御之。相拒再宿，军人食尽，贼围更急。播乃领精骑三百，历其船大呼曰：“我今欲度，能战者出。”遂拥而济，贼莫敢动。赐爵华阴子。后从驾讨破崔慧景、萧愨于邓城，进号平东将军。时车驾耀威城沔水，上巳设宴，帝与中军彭城王勰赌射，左卫元遥在勰朋内，而播居帝曹。遥射侯正中，筹限已满。帝曰：“左卫筹足，右卫不得解。”对曰：“仰恃圣恩，庶几必争”，于是箭正中。帝笑曰：“虽养由之妙，何复过是。”遂举

后以赐播曰：“古人酒以养病，朕今赏卿之能，可谓古今殊也。”除太府卿，进爵为伯。

后为华州刺史。至州，借人田，为御史王基所劾，除官爵，卒于家。子侃等停柩不葬，披诉积年。至熙平中，乃赠镇西将军、雍州刺史，并复其爵，谥曰壮。

侃字士业，颇爱琴书，尤好计画。时播一门，贵满朝廷，子侄早通，而侃独不交游，公卿罕有识者。亲朋劝其出仕，侃曰：“苟有良田，何忧晚岁，但恨无才具耳。”年三十一，袭爵华阴伯。

扬州刺史长孙承业请为录事参军。梁豫州刺史裴邃规相掩袭，密购寿春人李瓜花、袁建等令为内应。邃已纂勒兵士，虑寿春疑觉，遂谬移云：“魏始于马头置戍，如闻复欲修白捺旧城。若尔，便稍相侵逼。此亦须营欧阳，设交境之备。今板卒已集，唯听信还。”佐寮咸欲以实答之，云无修白捺意。而侃曰：“白捺小城，本非形胜，邃集兵遣移，虚构是言，得无有别图也？”承业乃云：“录事可造移报。”移曰：“彼之纂兵，想别有意，何为妄构白捺？他人有心，予忖度之，勿谓秦无人也。”邃得移，谓已觉，便散兵。瓜花等以期契不会，便相告发，伏辜者十数家。邃后竟袭寿春，入罗城而退，遂列营于黎浆、梁城，日夕钞掠。承业乃奏侃为统军。

后雍州刺史萧宝夤据州反，随业讨之，除侃为承业行台左丞。军次恆农，侃白承业曰：“今贼守潼关，全据形胜。须北取蒲坂，飞棹西岸，置兵死地，人有斗心，华州之围，可不战而解；潼关之贼，必望风溃散。诸处既平，长安自克。愚计可录，请为明公前驱。”承业从之，令其子子产等领骑与侃于恆农北度，便据石锥壁。乃班告曰：“今且停军于此，以待步卒，兼观人情向背。若送降名者，各自还村，侯台军举三烽火，各

亦应之，以明降款。其无应烽，即是不降之村，理须殄戮。”人遂传相告报。实未降者，亦诈举烽，一宿之间，火光遍数百里内。围城之寇，不测所以，各自散归。长安平，侃颇有力焉。建义初，除岐州刺史。属元颢内逼，诏行北中郎将。

孝庄徙河北，执侃手曰：“朕停卿蕃寄，移任此者，正为今日。但卿尊卑百口，若随朕行，所累处大。卿可还洛，寄之后图。”侃曰：“宁可以臣微族，顿废君臣之义。”固求陪从。除度支尚书，兼给事黄门侍郎，敷西县公。及车驾南还，颢令梁将陈庆之守北中城，自据南岸。有夏州义士为颢守河中渚，乃密信通款，求破桥立效。尔硃荣赴之。及桥破，应接不果，皆为颢屠。荣将为还计，欲更图后举。侃曰：“若今即还，人情失望，未若召发人材，唯多缚筏，间以舟楫，沿河广布。令数百里中，皆为度势，颢知防何处？一旦得度，必立大功。”荣大笑从之。于是尔硃兆等于马渚诸杨南度，颢便南走。车驾入都，侃解尚书，正黄门。以济河功，进爵济北郡公，复除其长子师仲为秘书长郎。

时所用钱，人多私铸，稍就薄小，乃至风飘水浮，米斗几直一千。侃奏听人与官并铸五铢，使人乐为，而俗弊得改。庄帝从之。后除侍中，加卫将军、右光禄大夫。

庄帝将图尔硃荣，侃与内弟李晞、城阳王徽、侍中李彧等咸预其谋。尔硃兆入洛，侃时休沐，遂窜归华阴。普泰初，天光在关西，遣侃子妇父韦义远招慰之，立盟许恕其罪。侃从兄昱恐为家祸，令侃出应，假其食言，不过一人身没，冀全百口。侃赴之，为天光所害。太昌初，赠车骑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幽州刺史。子纯陀袭。

播弟椿。椿字延寿，本字仲考，孝文赐改焉。性宽谨。为内给事，与兄播并侍禁闱。后为中部法曹，折讼公正，孝文嘉

之。及文明太后崩，孝文五日不食。椿谏曰：“圣人之礼，毁不灭性，从陛下欲自贤于万代，其若宗庙何！”帝感其言，乃一进粥。转授宫舆曹少卿，加给事中，出为豫州刺史，再迁梁州刺史。

初，武兴王杨集始降于齐，自汉中而北，规复旧土。椿贻书集始，开以利害。集始执书对使者曰：“杨使君此书，除我心腹疾。”遂来降。寻以母老解还。后兼太仆卿。

秦州羌吕苟兒、泾州屠各陈瞻等反，诏椿为别将，隶安西将军元丽讨之。贼守峡自固。或谋伏兵断其出入，待粮尽攻之。或云斩山木，从火焚之。椿曰：“并非计也。贼深窞，正避死耳。今宜勒三军勿更侵掠，贼必谓见险不前，心轻我军，然后掩其不备，可一举而平。”乃缓师。贼果出掠，仍以军中驴马饵之。衔枚夜袭，斩瞻传首。入正太仆卿。

初，献文世有蠕蠕万余户降附，居于高平、薄骨律二镇。太和末叛走，唯有一千余家。太中大夫王通、高平镇将郎育等求徙置淮北，防其后叛。诏椿徙焉。椿上书，以为裔不谋夏，夷不乱华，是以先朝居之荒服之间，正欲悦近来远。今新附者众，若旧者见徙，新者必不安，愚谓不可。时八坐不从，遂于济州缘河居之。及冀州元愉之难，果悉浮河赴贼，所在钞掠，如椿所策。后除朔州刺史。在州为廷尉奏椿前为太仆卿，招引百姓，盗种牧田三百四十顷，依律处刑五岁。尚书邢峦据正始别格，奏罪应除名，注籍盗门，同籍合门不仕。宣武以亲律既班，不宜杂用旧制，诏依断，以赎论。后除定州刺史。

自道武平中山，多置军府，以相威摄。凡有八军，军各配兵五千，食禄主帅军各四十六人。自中原稍定，八军之兵渐割南戍，一军兵才千余，然主帅如故，费禄不少。椿表罢四军，减其主帅百八十四人。椿在州，因修黑山道余功，伐木私造佛

寺，役兵，为御史所劾，除名。

后累迁为雍州刺史，进号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寻以本官加侍中，兼尚书右仆射，为行台，节度关西诸将。遇暴疾，频启乞解，诏许之，以萧宝夤代为刺史、行台。

椿还乡里，遇子昱将还京师，使陈宝夤赏罚云为，不依常宪，恐有异心。昱还，面启明帝及灵太后，并不纳。及宝夤邀害御只中尉酈道元，犹上表自理，称为椿父子所谤。

建义元年，为司徒。永安初，进位太保，加侍中，给后部鼓吹。元颢入洛，椿子昱为颢禽。又椿弟顺、顺子仲宣、兄子侃、弟子遁并从驾河内，为颢嫌疑。以椿家世显重，恐失人望，未及加罪。时人助其忧，或劝椿携家避祸。椿曰：“吾内外百口，何处逃窜？正当坐任运耳。”

庄帝还宫，椿上书频请归老，诏听服侍中服，赐朝服一袭、八尺床帐、几、杖，不朝，乘安车，驾驷马，给扶，传诏二人，仰所在郡县四时以礼存问安否。椿奉辞于华林园，帝下御座，执手流泪曰：“公先帝旧臣，实为元老。但高尚其志，决意不留，既难相违，深用凄切。”椿亦歔歔，欲拜，帝亲执不听。赐以绢布，给羽林卫送。群公百寮饯于城西张方桥，行路观者莫不称叹。椿临行，诫子孙曰：

我家入魏之始，即为上客。自尔至今，二千石方伯不绝，禄恤甚多。于亲姻知故吉凶之际，必厚加赠襁；来往宾寮，必以酒肉饮食，故六姻朋友无憾焉。国家初，丈夫好服彩色。吾虽不记上谷翁时事，然记清河翁时服饰。恆见翁著布衣韦带，常自约敕诸父曰：“汝等后世若富贵于今日者，慎勿积金一斤、彩帛百匹已上，用为富也。”不听兴生求利，又不听与势家作婚姻。至吾兄弟，不能遵奉。今汝等服乘渐华好，吾是以知恭俭之德，渐不如上也。又吾兄弟，若在家，必同盘而食；

若有近行，不至，必待其还。亦有过中不食，忍饥相待。吾兄弟八人，今存者有三，是故不忍别食也。又愿毕吾兄弟，不异居异财。汝等眼见，非为虚假。如闻汝等兄弟，时有别斋独食者。此又不如吾等一世也。吾今日不为贫贱，然居住舍宅，不作壮丽华饰者，正虑汝等后世不贤，不能保守之，将为势家所夺。

北都时，朝法严急。太和初，吾兄弟三人并居内职：兄在高祖左右，吾与津在文明太后左右。于时口敕，责诸内官，十日仰密得一事，不列便大嗔嫌。诸人多有依敕密列者，亦有太后、高祖中间传言构间者。吾兄弟自相诫曰：“今忝二圣近臣，居母之间难，宜深慎之。又列人事，亦何容易，纵被嗔责，勿轻言。”十余年中，不尝言一人罪过。时大被嫌责，答曰：“臣等非不闻人语，正恐不审，仰误圣听，以是不敢言。”于后终以不言。蒙赏及二圣间言语，终不敢辄尔传通。太和二十一年，吾从济州来朝，在清徽堂豫宴。高祖谓诸贵曰：“北京之日，太后严明，吾每得杖。左右因此有是非言。和朕母子者，唯杨播兄弟。”遂举爵赐兄及我酒。汝等脱若万一蒙明主知遇，宜深慎言语，不可轻论人恶也。吾自惟文武才艺、门望姻援不胜他人。一旦位登侍中、尚书，四历九卿，十为刺史，光禄大夫、仪同、开府、司徒、太保，津今复为司空者，正由忠谨慎口，不尝论人之过，无贵无贱，待之以礼，以是故至此耳。闻汝等学时俗人，乃有坐待客者，有驱驰势门者，有轻论人恶者；及见贵胜则敬重之，见贫贱则慢易之，此人行之大失，立身之大病也。汝家仕皇魏以来，高祖以下乃有七郡太守、三十二州刺史，内外显职，时流少比。汝等若能存礼节，不为奢淫骄慢，假不胜人，足免尤诮，足成名家。吾今年始七十五，自惟气力，尚堪朝覲天子，所以孜孜求退者，正欲使汝等知天下满足之义，

为一门法耳，非是苟求千载之名。汝等能记吾言，吾百年后终无恨矣。

椿还华阴。逾年，为尔硃天光所害，时人莫不怨痛之。太昌初，赠太师、丞相、都督、冀州刺史。子昱。

昱字元略，起家广平王怀左常侍。怀好武事，数游猎，昱每规谏。正始中，以京兆、广平二王国臣多纵恣，诏御史中尉崔亮穷案之，伏法都市者三十余人，不死者悉除名，唯昱与博陵崔楷以忠谏免。后除太学博士、员外散骑侍郎。

初，尚书令王肃除扬州刺史，出顿洛阳东亭。酣后，广阳王嘉、北海王详等与播论议竞理，播不为屈。北海王顾昱曰：“尊伯性刚不伏理，大不如尊使君也。”昱对曰：“昱父道隆则从其隆，道湾则从其湾；伯父刚则不吐，柔亦不茹。”坐叹其能言。肃曰：“非此郎，何得申二父之美。”

延昌三年，以本官带詹事丞。时明帝在怀抱中，至于出入，左右、乳母而已，不令宫寮闻知。昱谏曰：“陛下不以臣等凡浅，备位宫臣，太子动止，宜令翼从。自比以来，轻尔出入，进无二傅导引之美，退阙群寮陪侍之式。非所谓示人轨仪，著君臣之义。陛下若召太子，必降手敕，令臣下咸知，为后世法。”于是诏自今若非手敕，勿令儿辄出，宫臣在直者，从至万岁门。转太尉掾，兼中书舍人。

灵太后尝谓昱曰：“亲姻在外，不称人心，卿有所闻，慎勿讳隐。”昱奏扬州刺史李崇五车载货，恆州刺史杨钧造银食器十具，并饷领军元叉。灵太后令召叉夫妻，泣而责之。叉深恨昱。昱第六叔舒妻，武昌王和之妹，和即叉之从祖父。舒早丧，有一男六女，及终丧，元氏请别居。昱父椿集亲姻泣谓曰：“我弟不幸早终，今男未婚，女未嫁，何便求别居？”不听。遂怀憾。神龟二年，瀛州人刘宣明谋反，事觉逃窜。叉使和及

元氏诬告昱藏宣明，云昱父椿、叔津并送甲仗三百具，谋图不逞。又构成其事。乃遣夜围昱宅收之，并无所获。太后问状。昱具对元氏构衅之端，言至哀切。太后乃解昱缚，和及元氏并处死刑。而又相左右，和直免官，元氏卒亦不坐。及又之废太后也，乃出昱为济阴内史。中山王熙起兵于鄴，又遣黄门卢同诣鄴刑熙，并穷党与。同希又旨，就郡锁昱赴鄴，囚讯百日乃还任。

孝昌初，除中书侍郎，迁给事黄门侍郎。后贼围幽州，诏昱兼侍中，持节催西北道大都督、北海王颢，仍随军监察。幽州围解。雍州蜀贼张映龙、姜神达知州内虚，谋欲攻掩。刺史元修义惧而请援，一日一夜，书移九通。都督李叔仁迟疑不赴。昱曰：“若长安不守，大军自然瓦散，此军虽往，有何益也。”遂与叔仁等俱进，于阵斩神达，诸贼迸散。诏以昱受旨催督，而颢军稽缓，遂免昱官。寻除泾州刺史。未几，昱父椿为雍州，征昱除吏部郎中。及萧宝夤等败于关中，以昱兼七兵尚书、持节、假抚军、都督，防守雍州。昱遇贼失利而返。后除镇东将军、假车骑将军、东南道都督，又加散骑常侍。于后太山守羊侃据郡南叛，侃兄深时为徐州行台，府州咸欲禁深。昱曰：“昔叔向不以鲋也见废，奈何以侃罪深，宜呼朝旨。”不许群议。

还朝未几，元颢侵逼大梁，除昱南道大都督，镇荥阳。颢禽济阴王暉业，乘虚径进，城陷。昱与弟息五人在门楼上。颢至，执昱下，责曰：“卿今死甘心不？”答曰：“分不望生，向所以不下楼，正虑乱兵耳。但恨八十老父无人供养，乞小弟一命，便是死不朽也。”颢将陈庆之、胡光等伏颢帐前曰：“陛下度江三千里，无遗镞费。昨日杀伤五百余人，求乞杨昱以快意。”景曰：“我在江东闻梁主言，初下都，袁昂为吴郡不

降，称其忠节。奈何杀昱。”于是斩昱下统帅三十七人，皆令蜀兵剖腹取心食之。

孝庄还，复前官。尔硃荣之死，昱为东道行台拒尔硃仲远。会尔硃兆入洛，昱还京师。后归乡里，亦为天光所害。太昌初，赠司空公、定州刺史。

子孝邕，员外郎，奔免。匿蛮中，潜结渠率，谋报尔硃氏。微服入洛，为尔硃世隆所杀。椿弟颖，字惠哲，本州别驾。

颖弟顺，字延和，宽裕谨厚。豫立庄帝功，封三门县伯，位冀州刺史。罢州还，遇害。太昌初，赠太尉公、录尚书事、相州刺史。子辩，字僧达，位东雍州刺史。

辩弟仲宣，有风度才学。位正平太守，爵恆农伯，在郡有能名。还京，兄弟与父同遇害。太昌初，辩赠仪同三司、恆州刺史；仲宣赠尚书右仆射、青州刺史。

仲宣子玄就，幼而俊拔。收捕时，年九岁，牵挽兵人曰：“欲害诸尊，乞先就死。”兵以刀斫断其臂，犹请死不止，遂先杀之。永熙初，赠汝阴太守。

顺弟津。津字罗汉，本字延祚，孝文赐改焉。少端谨，以器度见称。年十一，除侍御中散。时孝文幼冲，文明太后临朝，津曾入侍左右，忽咳逆失声，遂吐血数升，藏之衣袖。太后闻声，阅而不见，问其故，具以实言，遂以敬慎见知。赐缣百匹，迁符玺郎中。津以身在禁密，不外交游，至宗族姻表罕相参候。司徒冯诞与津少结交友，而津见其贵宠，每恆退避，及相招命，多辞疾不往。诞以为恨，而津逾远焉。人或谓之曰：“司徒，君之少旧，何自外也？”津曰：“为势家所厚，复何容易！但全吾今日，亦足矣。”转振威将军，领监曹奏事令。孝文南征，以津为都督、征南府长史。后迁长水校尉，仍直阁。

景明中，宣武游于北芒，津时陪从。太尉、咸阳王禧谋反，

帝驰入华林。时直阁中有同禧谋，皆在从限。及禧平，帝顾谓朝臣曰：“直阁半为逆党，非至忠者安能不豫此谋。”因拜津左中郎将，迁骁骑将军，仍直阁。

出除岐州刺史，津巨细躬亲，孜孜不倦。有武功人赍绢三匹，去城十里，为贼所劫。时有使者驰驿而至，被劫人因以告之。使者到州，以状白津。津乃下教，云有人著某色衣，乘某色马，在城东十里被杀，不知姓名。若有家人，可速收视。有一老母行哭而出，云是己子。于是遣骑追收，并绢俱获。自是阖境畏服。至于守令寮佐有浊货者，未曾公言其罪，常以私书切责之。于是官属感厉，莫有犯法者。以母忧去职。

延昌末，起为华州刺史，与兄播前后牧本州，当世荣之。先是，受调绢度尺特长，在事因缘，共相进退，百姓苦之。津乃令依公尺度其输物，尤好者赐以杯酒而出；其所输少劣者，为受之，但无酒以示其耻。于是竞相劝厉，官调更胜。

孝昌中，北镇扰乱，侵逼旧京，乃加津安北将军，北道大都督，寻转左卫，加抚军将军。津始受命，出据灵丘。而贼帅鲜于修礼起于博陵，定州危急，遂回师南赴。始至城下，荣垒未立，而州军新败。津以贼既乘胜，士众荣疲，栅垒未安，不可拟敌，欲移军入城，更图后举。刺史元固称贼既逼城，不可示弱，乃闭门不内。津挥刃欲斩门者，军乃得入。贼果夜至，见栅空而去。其后，贼攻州城东面，已入罗城。刺史闭小城东门，城中骚扰。津开门出战，贼退，人心少安。寻除定州刺史，又兼吏部尚书、北道行台。初，津兄椿得罪此州，由钜鹿人赵略投书所致。及津至，略举家逃走。津乃下教慰喻，令其还业。于是阖州愧服，远近称之。时贼帅鲜于修礼、杜洛周贱掠州境，孤城独立，在两寇之间。津修理战具，更营雉堞。又于城中去城十步，掘地至泉，广作地道，潜兵涌出，置炉铸铁，持以灌

贼。贼遂相告曰：“不畏利槩坚城，唯畏杨公铁星。”津与贼帅元洪业等书喻之，并授铁券，许之爵位，令图贼帅毛普贤。洪业等感寤，复书云欲杀普贤。又云：“贼欲围城，正为取北人，城中所有人，必须尽杀。”津以城内北人，虽是恶党，然掌握中物，未忍便杀，但收内子城，防禁而已。将吏无不感其仁恕。朝廷初送铁券二十枚，委津分给。津随贼中首领，间行送之；修礼、普贤颇亦由此而死。

既而杜洛周围州城，津尽力捍守。诏加卫将军，将士有功者任津科赏，兵人给复八年。葛荣以司徒说津。津大怒，斩其使以绝之。自受攻围，经历三稔，朝廷不能拯赴。乃遣长子遁突围出。诣蠕蠕主阿那瑰，令其讨贼。遁日夜泣诉，阿那瑰遣其从祖吐豆发率精骑南出。前锋已达广昌，贼防塞益口，蠕蠕遂还。津长史李裔引贼入，津苦战不敌，遂见拘执。洛周脱津衣服，置地牢下数日，将烹之。诸贼还相谏止，遂得免害。津曾与裔相见，对诸贼帅以大义责之，辞泪俱发，裔大惭。典守者以告洛周，弗之责。及葛荣并洛周，复为荣所拘。荣破，始得还洛。

永安二年，兼吏部尚书。元颢内逼，庄帝将亲出讨，以津为中军大都督，兼领军将军。未行，颢入。及颢败，津乃入宿殿中，扫洒宫掖，遣第二子逸封闭府库，各令防守。及帝入也，津迎于北芒，流涕谢罪。帝深嘉慰之。寻以津为司空，加侍中。尔硃荣死，使津以本官为兼尚书令、北道大行台、都督、并州刺史，委以讨胡经略。津驰至鄴，将从滏口而入。遇尔硃兆等已克洛，相州刺史李神等议欲与津举城通款，津不从。以子逸既为光州刺史，兄子昱时为东道行台，鸠率部曲，在于梁、沛，津规欲东转，更为方略。乃率轻骑望于济州度河。而尔硃仲远已陷东郡，所图不果，遂还京师。普泰元年，亦遇害于洛。太

昌初，赠大将军，太傅、都督、雍州刺史，谥曰孝穆。将葬本乡，诏大鸿胪持节监护丧事。长子遁。

遁字山才。其家贵显，诸子弱冠，咸縻王爵。而遁性静退，年近三十，方为镇西府主簿。累迁尚书左丞、金紫光禄大夫，亦被害于洛。太昌初，赠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幽州刺史，谥曰恭定。

遁弟逸，字遵道，有当世才。起家员外散骑侍郎，以功赐爵华阴男。建义初，庄帝犹在河阳，逸独往谒。帝特除给事黄门侍郎，领中书舍人。及朝士滥祸，帝益忧怖，诏逸昼夜陪侍，常寝御床前。帝曾夜中谓逸曰：“昨来举目唯见异人，赖卿差以自慰。”再迁南秦州刺史，加散骑常侍，时年二十九，时方伯之少，未有先之者。仍以路阻不行，改光州刺史。时灾俭连岁，逸欲以仓粟振给，而所司惧罪不敢。逸曰：“国以人为本，人以食为命，假令以此获戾，吾所甘心。”遂出粟，然后申表。右仆射元罗以下，谓公储难阙，并执不许。尚书令、临淮王彧以为宜贷二万，诏听贷二万。逸既出粟之后，其老小残疾不能自存活者，又于州门造粥饲之，将死而得济者以万数。帝闻而善之。逸为政爱人，尤憎豪猾，广设耳目，善恶毕闻。其兵出使下邑，皆自持粮，人或为设食者，虽在暗室，终不敢进，咸言杨使君有千里眼，那可欺之。在州政绩尤美。

及其家祸，尔硃仲远遣使于州害之。吏人如丧亲戚，城邑村落营斋供，一月之中，所在不绝。太昌初，赠都督、豫郢二州刺史，谥曰贞。

逸弟谧，字遵和。历员外散骑常侍，以功赐爵恆农伯，镇军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、卫将军。在晋阳，为尔硃兆所害。太昌初，赠骠骑将军、兖州刺史。谧弟愔，事列于后。

津弟 ，字延季。弘厚，颇有文学。位武卫将军，加散骑

常侍、安南将军。庄帝初，遇害河阴，曾仪同三司、雍州刺史。

播家世纯厚，为并敦议让，昆季相事，有如父子。播性刚毅，椿、津恭谦，兄弟旦则聚于堂，终日相对，未曾入内。有一美味，不集不食。堂间，往往帟幔隔障，为寝息之所，时就休偃，还共谈笑。椿年老，曾他处醉归，津扶侍还室，仍假寝阁前，承候安否。椿、津年过六十，并登台鼎；而津常旦暮参问，子侄罗列阶下，椿不命坐，津不敢坐。椿每近出，或日斜不至，津不先饭；椿还，然后共食。食则津亲授匙箸，味皆先尝，椿命食，然后食。津为司空，于时府主皆自引寮佐。人有就津求官者，津曰：“此事须家兄裁之，何为见问。”初，津为肆州，椿在京宅，每有四时嘉味，辄因使次附之，若或未寄，不先入口。椿每得所寄，辄对之下泣。兄弟并皆有孙，唯椿有曾孙，年十五六矣。椿常欲为之早娶，望见玄孙。自昱已下，率多学尚，时人莫不钦焉。一家之内，男女百口，总服同爨，庭无间言。魏世以来，唯有卢阳乌兄弟及播昆季，当世莫逮焉。

尔硃世隆等将害椿家，诬其为逆，奏请收之。节闵不许；世隆复苦执，不得已，乃下诏。世隆遂遣步骑夜围其宅，天光亦同日收椿于华阴，东西两处，无少长皆遇祸，籍没其家。节闵惋怅久之。

愔字遵彦，小名秦王。儿童时，口若不能言；而风度深敏，出入门间，未尝戏弄。六岁学史书，十一受《诗》、《易》，好《左氏春秋》。幼丧母，曾诣舅源子恭。子恭与之饮，问读何书。曰：“诵《诗》。”子恭曰：“诵至《渭阳》未邪？”愔便号泣感噎。子恭亦对之歔歔，遂为之罢酒。子恭后谓津曰：“常谓秦王不甚察慧，从今已后，更欲刮目视之。”

愔一门四世同居，家甚隆盛，昆季就学者三十余人。学庭

前有柰树，实落地，群兒咸争之。愔颓然独坐。其季父 适入学馆，见之，大用嗟异。顾谓宾客曰：“此兒恬裕，有我家风。”宅内有茂竹，遂为愔于林边别葺一室，命独处其中，常铜盘具盛饌以饭之。因以督厉诸子曰：“汝辈但如遵彦谨慎，自得竹林别室、铜盘重肉之食。”愔从父兄黄门侍郎昱特相器重，曾谓人曰：“此兒驹齿未落，已是我家龙文；更十岁后，当求之千里外。”昱尝与十余人赋诗，愔一览便诵，无所遗失。及长，能清言，美音制，风神俊悟，容止可观，人士见之，莫不敬异；有识者多以远大许之。

正光中，随父之并州。性既恬默，又好山水，遂入晋阳西县襄山读书。孝昌初，津为定州刺史，愔亦随父之职。以军功除羽林监，赐爵魏昌男，不拜。及中山为杜洛周陷，全家被囚繫。未几，洛周灭，又没葛荣。荣欲以女妻之，又逼以伪职。愔乃托疾，密含牛血数合，于众中吐之，仍阳喑不语。荣以为信然，乃止。永安初，还洛，拜通直散骑侍郎，年十八。

元颢入洛时，愔从父兄侃为北中郎将，镇河梁。愔适至侃处，便属乘輿失守，夜至河。侃虽奉迎车驾北度，而潜南奔。愔固谏止之，遂相与扈从达建州。除通直散骑常侍。愔以世故未夷，志在潜退，乃谢病。与友人中直侍郎河间邢邵隐于嵩山。

及庄帝诛尔硃荣，其从兄侃参赞帷幄。朝廷以其父津为并州刺史、北道大行台，愔随之任。有邯郸人杨宽者，求义从出籓，愔请津纳之。俄而孝庄幽崩，愔时适欲还都，行达邯郸，过杨宽家，为宽所执。至相州，见刺史刘诞，以愔名家盛德，甚相哀念，付长史慕容白泽禁止焉。遣队主巩荣贵防禁送都，至安阳亭，愔谓荣贵曰：“仆百世忠臣，输诚魏室，家亡国破，一至于此。虽曰囚虏，复何面目见君父之讎！得自缢于一绳，传首而去，君之惠也。”荣贵深相矜感，遂与俱逃。愔乃投高

昂兄弟。

既潜窜累载，属齐神武至信都，遂投刺辕门。便蒙引见，赞扬兴运，陈诉家祸，言辞哀壮，涕泗横集。神武为之改容，即署行台郎中。南攻鄴，历杨宽村，宽于马前叩头请罪。愔谓曰：“人不识恩义，盖亦常理。我不恨卿，无假惊怖。”时鄴未下，神武命愔作祭天文，燎毕而城陷。由是转大行台右丞。于时霸图草创，军国务广，文檄教令皆自愔及崔甌出。

遭罹家难，常以丧礼自居，所食唯盐米而已，哀毁骨立。神武愍之，常相开慰。及韩陵之战，愔每阵先登。朋僚咸共怪叹曰：“杨氏儒生，今遂为武士，仁者必勇，定非虚论。”顷之，表请解职还葬，一门之内，赠太师、太傅、丞相、大将军者二人；太尉、录尚书及尚书令者三人；仆射、尚书者五人；刺史、太守者二十余人。追荣之盛，古今未之有也。及丧柩进发，吉凶仪卫亘二十余里，会葬者将万人。是日，隆冬盛寒，风雪严厚，愔跣步号哭，见者无不哀之。寻征赴晋阳，仍居本职。

愔从兄幼卿为岐州刺史，以直言忤旨见诛。愔闻之悲惧，因哀感发疾，后取急就雁门温汤疗疾。郭季素害其能，因致书恐之曰：“高王欲送卿于帝所。”仍劝其逃亡。愔遂弃衣冠于水滨，若见沈者。变易名姓，自称刘士安。入嵩山，与沙门昙谟征等屏居削迹。又潜之光州，因东入田横岛，以讲诵为业，海隅之士谓之刘先生。太守王元景阴佑之。

神武知愔存，遣愔从兄宝猗赍书慰喻；仍遣光州刺史奚思业令搜访，以礼发遣。神武见之悦，除太原公开府司马，转长史，复授大行台右丞，封华阴县侯，迁给事黄门侍郎，妻以庶女。又兼散骑常侍，为聘梁使主。至碣碣，州内有愔家旧佛寺。精庐礼拜，见太傅容像，悲感恸哭，呕血数升，遂发病不成行，